

在公安系统内部，有极少数特殊的人，他们被称为：

提名

长篇小说

吕铮 著

审讯是一门艺术

供述也是一门艺术

名提

长篇小说

吕铮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提 / 吕铮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4

ISBN 978-7-5399-7798-0

I. ①名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7486号

书 名 名 提

著 者 吕 铮
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陈艳冲 李 丹

文字校对 郭慧红

封面设计 关东野客

内文设计 李 亚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15千字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798-0
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名 提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 一 章 审 讯 // 002
- 第 二 章 龚支队长 // 016
- 第 三 章 银行对账单 // 050
- 第 四 章 千万大案 // 068
- 第 五 章 私自探案 // 081
- 第 六 章 错 案 // 098
- 第 七 章 停 职 // 119
- 第 八 章 幕后真相 // 139
- 第 九 章 反 击 // 171
- 第 十 章 专案组 // 188
- 第十一章 内 鬼 // 202
- 第十二章 摊 牌 // 224
- 第十三章 抉 择 // 256
- 第十四章 双 规 // 267
- 第十五章 拿 下 // 288

午后，整个城市仍然被雾霾包围，天空灰蒙蒙的，空气中弥散着焦炭的味道。人们在奴役了千百年环境之后，终于开始被环境所奴役，空气中PM2.5的浓度早已爆表。电视中的天气预报发布预警，在未来的几日里，B市将迎来蓝色寒潮，气温骤降。而人们却欣喜若狂，盼望着在寒潮袭来后，雾霾能被驱散，迎来一个新的春天。

B市的街头人群熙攘，远方的爆竹声此起彼伏。一个路人戴着厚厚的口罩，默默地在街边伫立，仰望着浑浊的天空。红灯变绿，人流裹挟着他走向下一个喧嚣，直至被彻底淹没。

审讯

1. 死后性行为

审讯室里的暖气不暖，潮气很重，空气中混杂着一种难闻的味道。这种味道很难用语言形容。在密不透风的十平方米空间里，每天都上演着人与人斗争的残酷游戏。谁也不会去细看贴在墙上的《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，在讯问的高压下，无数人都在经历着胆怯、侥幸、彷徨、抵抗的心理历程，也有无数人因为自己的罪恶从身心的巅峰跌到谷底，直至防线崩塌，低头悔罪。这里的安静令人窒息，那种混合着潮湿、灰尘、烟草、唾液气息的味道弥散其间。这里的喧嚣令人恐惧，惊心动魄的溃败往往是棋输一着后的摧枯拉朽。如果不是无奈或强迫，谁也不会想在这样的地方多待上一分钟。

坐在审讯台后的主审警官不到六十岁的年纪，人长得干巴瘦的，皱巴巴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他一张嘴说话就表情多变，绷起脸来面沉似水，放松下去皮笑肉不笑，要不是有那身警服撑着，倒真像是个混迹社会的瘾君子。他叫齐孝石，是B市公安局预审支队的预审员，将近四十年的警察生涯，有三分之二都搁在了预审这行里。

预审预审，说白了就是审讯，从早到晚的工作就是不停跟人说话，真的假的夸大的缩小的，斗智斗勇斗心，藏锋藏智藏势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，目的是揭穿谎言获得真相。干这活儿的后遗症就是，上班话痨回家就成了哑巴，

工作越使劲回家就越颓废。但是无奈，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，要想揭穿谎言、还原事实，就得拿语言当武器，硬过水滴石穿的柔软、快过绳锯木断的缓慢，七十二变对三十六变，一句顶一句，一环扣一环，靠思维逻辑来判断供述的清白，靠推理判断来找寻漏洞和切入点。预审这活儿熬人啊，动脑子费嘴子，齐孝石早就干烦了干腻歪了，要不是为了报上去的退休申请尽快能批下来，这位爷早就继续泡病号去了，真犯不着跟这审讯台下的苦瓜脸费唾沫较劲。

“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半天一句话都不言语，干吗呢？焖得儿蜜了您呐？”齐孝石用指关节敲打着桌面，不耐烦地问。

“我……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审讯台下坐着一个胖子，一身肉堆满了讯问椅，肥厚的双手被手铐铐着，勒出了两道红印。这一宿熬夜问话，把他的生物钟彻底打乱，他满脸油腻萎靡不振，气喘吁吁地回答。“警官，我都反复跟您说了，我没杀人，真的。我就……就是去了一趟她住的地方，连门儿都没进，我冤枉啊，真的冤枉……”

齐孝石不屑一顾地看着他，心里觉得好笑。他没有立即接话，用眼睛默默地看着对方。嫌疑人被他这么一看，表情更不自然了。“真的……真的不是我……”

齐孝石知道火候快到了，但也不想费太大劲使什么拍山震虎的套路，他准备玩玩面前这个对手，就像猫抓到老鼠会戏弄一番一样。

与此同时，在B市郊区的一处工地，警察荷枪实弹地将各个出口严密封锁。一辆警车呼啸而过，猛地刹车。一个便衣警官从车里走出，在几个制服警的簇拥下进了工地。

“那队，现场的人员都已经控制住了，刑事技术人员也在做鉴定，我们排查了工地的所有工人，除了两个人在一周前离职，其他的人员都在现场。我们分析，作案的凶犯很可能就混迹其中。”刑警队的刘队说着案情。

便衣警官叫那海涛，身材挺拔相貌英俊，眉宇间流露着一股骄傲的自信，他今年才刚满三十岁，就已经担任B市公安局预审支队的副大队长。今天因为配合调查下属分局侦查的一起命案，紧急赶赴现场。别看那海涛年纪轻轻，但在B市公安局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这几年凭着过硬的预审技术连破大案，被

同事们戏称为“那三斧子”，不愧是预审支队长龚培德的得意门生。

那海涛听了介绍默默点头。“嗯，刘队，如此分析，凶手该是故意不离开工地，以防止别人对他的怀疑。而且考虑到被杀女子的死亡地点，基本可以排除外人作案的可能。”那海涛说。

“对，你的分析正确，我们是今早八点接到的报案，一个工人在工地围墙的土堆里发现了这具被掩埋的女尸。经过调查，死者今年十八岁，是湖北黄冈人，死前在工地食堂帮忙。据技术初步检验，死者的死亡原因是窒息致死，死亡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，而且在死亡前后曾发生过性行为。”刘队说。

那海涛一边走，一边提炼着案情中的关键词，窒息，24 小时，性行为。“是先奸后杀，还是先杀后奸？”那海涛问。

“这……应该是死后发生的性行为。”刘队含蓄地回答。

2. 点儿八的“中南海”

齐孝石没搭理胖子喋喋不休的辩解，他从烟盒儿里抽出一颗点儿八的“中南海”，捏住烟屁有节奏地往桌子上戳，让烟丝在惯性中变得紧实，然后掏出打火机，点燃、吸吮，有条不紊。书记员有眼力见，把茶杯端到齐孝石面前。齐孝石抿了一口酽茶，顿时觉得脑子清醒了许多，索性从兜里掏出两个核桃，咋咋地盘玩起来。胖嫌疑人看他这一通摆忙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旁的书记员却见怪不怪，在预审支队谁不知道齐师傅的毛病，审讯一开始有三样东西不能少，一是烟，二是茶，三是核桃。烟他不抽好烟，就抽点儿八的“中南海”，甭管是大案子小案子，一律要准备三包。茶也不要什么好茶，就茶叶店里的“高沫儿”就行，但必须沏酽些，淡茶他不喝。再有就是他随身带的那两个核桃，平时揣在兜里，只要一拿出来盘玩，一准就是玩人的阴招要开始了。齐孝石在预审支队也有个外号，叫七小时，意思也直接，这么多年来，就没有哪个嫌疑人能在他手里扛过七小时。

“您……您这核桃是‘鸡心’吧？”胖嫌疑人讨好地问。

“咳，什么‘鸡心’啊，我这穷警察哪玩得起鸡心啊。秋子，十块钱买一对儿还觉得亏了呢。”齐孝石撇着嘴说，“怎么着？你也懂行？”

“我不懂，就是有几个朋友好玩这个。齐警官，等我出去了，立马送您一‘狮

子头’。”胖嫌疑人投其所好。

“哎呦喂，那可忒贵了，我可受不得。”齐孝石表情夸张地说，“您还是省省吧，这好玩意到我这土鳖手里，一准给糟践了。”

“咳，您别这么说啊。”胖嫌疑人努力拉近和齐孝石的距离。

“哎，我说哥们，你也用不着跟我这套磁，也甭掉腰子。咱都是爷们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如果那小娘们是你办的，就一句话，认了，咱就翻篇儿，我一准给你弄个从轻。当然，要不是你办的，敢拍着胸脯保证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别总在这耗着，跟谁较劲呢，还不是给自己挖坑儿。”齐孝石的语气里透着烦躁。

胖嫌疑人全身一挺，要不是手被铐着就差立正了。“齐警官，我对天发誓，这人真不是我杀的，您看我这样，斯斯文文的，哪有那个胆啊。我都反复跟您说了，那天我去那个楼，就是为了看刘媛媛这几天为什么没来上班。结果敲了半天门也没开，我觉得屋里没人，就回去了。哎……谁能想到，她竟然死在了屋里……”胖嫌疑人是死者刘媛媛公司的老板，再过一小时，就整整被公安局传唤二十四个小时了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过了二十四小时再没拿下口供，就要立即放人。这个案子本不该由齐孝石管，刑警队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之后，应该在办理传唤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进行初审，拿下口供再移送预审。但市局领导考虑到这个案件的严重性，而且死者还是某个上级领导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就让预审支队的老油条齐孝石提前介入，速战速决。但没想到刑警和预审的衔接却出了岔子，刑警队以为预审支队通知了齐孝石，而预审支队却认为刑警队直接给了他信儿，这一耽误就是十多个小时，等齐孝石坐堂问案的时候，离传唤结束就只剩不到四个小时了。刑警队的头儿捏了把汗，就差给齐孝石作揖了。齐孝石却不慌不忙，一上来就聊天唠嗑，压根没有争分夺秒的意思。

齐孝石微笑着听胖子辩解，心里默默盘算着时间。

“行，你怎么说，我就怎么记。”齐孝石冲他点头，“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公安局办案啊，讲究的是重证据、轻口供，其实你说不说跟最后的定罪没什么关系。你说了，态度好，争取积极主动，没准就能弄个从轻发落。不说，凭证据，也能零口供定罪。”

“对，对，您说得对。”胖嫌疑人连连称是。

“再说了，我就是今儿个逼着你撂了，你承认是杀人了，等你到了检察院、

法院一翻供，这不也白瞎吗？还得从头再来。所以说啊，这公安局弄个预审就是多余，有证据就抓人，别管人家承不承认，没证据就放人，疑罪从无。我们这些搞预审的啊，实际上就是人家刑警队的碎催，干人家不愿意干的活儿，干好了你是应该的，干不好，嘿，这倒是你的毛病了。”齐孝石又说。

“哎哟，齐警官，您别这么说啊。要我看啊，在这些警察里啊，还就是您最明白。”胖嫌疑人点头如啄米，“您说我是一老板，公司上上下下好几十号人呢，你们这么一传唤我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我就是回去了都不知怎么解释啊。”胖嫌疑人面带苦色。

“哎，这我可管不了，怎么解释是你的事，现在我的工作是你做笔录。人家刑警队可说了，人放我这了，他们不管了。嘿，你听这话茬儿，这意思就是让我给他们干擦屁股的活儿呗。”齐孝石转头冲书记员说。

书记员笑笑，知道这自然不是笔录上该记的话。

“得了得了，先歇会，哎，我这腰啊……”齐孝石说着伸展了一下双臂，“哎，哥们，来根烟抽吧？”

“哎，好，好，那谢谢您了。”胖嫌疑人的烟瘾早就犯了，一听这话两眼都放光。

“来，我这不是什么好烟，你凑合抽吧。”齐孝石说着就起身，给嫌疑人递过一支烟，然后又打着打火机给他点燃。

胖嫌疑人解恨似的深吸了一口，长长地喷吐，仿佛心里郁结许久的压力都缓解了一半。

在工地围墙边埋尸的现场，那海涛和刘队蹲在尸体旁仔细地观察，一旁的技术人员已经勘查完毕。

“死者的性行为是发生在死亡之后？”那海涛抬头问技术员。

技术员是个年轻的女警察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是，那队，根据初步检查，是死后发生的性行为。”

“哼，死后还叫性行为吗？那叫奸尸。”那海涛直来直去。

“哎，我说那队，你这一连几个问题怎么都围绕着性行为啊？”刘队笑着不解地问。

“啊？这……这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”那海涛反问。

“哎，这倒不是什么不妥，我是觉得，咱们现在主要的工作，是不是立即突审一下工地里几个有嫌疑的工人，现在距案发还不到24小时，人员都在，我想还是有破案条件的。”刘队说得含蓄，但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，那就是叫你们预审来，不是搞痕迹的，而是去审人的，用不着对技术指手画脚。

那海涛当然明白这话里的意思，他默默地摇摇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刘队，我之所以一直问强奸在死亡的前后，目的在于确认死者发生的性行为到底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，先杀后奸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说明，第一，凶手很强悍，把十八岁的年轻女孩挟持到围墙旁，七老八十的人可做不到。第二，凶手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实施强奸，对被害人施暴。第三，凶手很匆忙，因为害怕死者呼救被别人发现，就从强奸转为杀人。第四，凶手很饥渴，在死者死亡之后还继续实施强奸。经过这些判断，咱们得出了什么结论？就是凶手的年龄不超过五十岁，独来独往，长期没有性生活，且发案当时没有和其他人待在一起。”

“对，对，你说得很对。”刘队如梦方醒。

“所以咱们要尽力筛查，不能浪费警力做无用功，工地现在有民工近三百人，如果逐一排查讯问，耗时耗力不说，还不一定能获得真相。”那海涛说着又仔细打量起尸体，突然被一个细节吸引住了，他默默地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捏起尸体的几根手指，回头问女技术员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3. 无中生有

在审讯室里，胖嫌疑人连抽了三根中南海，因为吸得过猛，几次都咳嗽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抽不惯这烟？”齐孝石问。

“啊，还行还行，怪我没出息，抽得猛了些。”胖嫌疑人自嘲地说。

“平时抽什么烟？烤烟还是混合的？”齐孝石问。

“啊，平时我不抽混合的，抽不习惯，生痰。一直抽烤烟。”胖嫌疑人回答。

“烤烟？红塔山啊？”齐孝石问。

“不是，抽芙蓉王。”胖嫌疑人回答。

“芙蓉王啊……”齐孝石点点头，“哎，老板就是老板，不像我们穷警察啊，一辈子就这一个牌子，想换也没本事啊。”

“您别这么说啊，我抽烟就这毛病，也说不上什么烟好，什么烟坏，就是个

习惯。”胖嫌疑人说。

“那这烟我可就对不住了，您凑合抽。”齐孝石笑了一下。

“您可别这么说，已经很感谢您照顾了。”胖嫌疑人说，“咱这么着，我也不白抽，这是您私人的烟，我在这儿抽一根，出去我还您一条，咱好歹也得交个朋友不是？”

“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。”齐孝石笑了，“芙蓉王我也抽过，去年还有一哥们送了我一条蓝钻的芙蓉王，好抽得很。”

“对，我平时抽的也是蓝钻芙蓉王。”胖嫌疑人脱口而出。他没有注意，齐孝石一旁闲了许久的书记员已经开始默默记录了。

“蓝钻芙蓉王多少钱一条啊？”齐孝石问。

“一条 990，多买几条大概 950 吧。”嫌疑人答。

“够贵的。一直就抽这个？”齐孝石接着问。

“是啊，您还不知道，这抽烟的人都随性，习惯了什么味道就轻易不会改。”胖嫌疑人答。

“我看你这烟瘾也挺大的，每天得抽一包吧？”齐孝石问。

“一包？您可说错了，我每天都得两包起。”胖嫌疑人答。

“那基本就是烟不离口了。”齐孝石说。

“可不，特别是聊天谈事的时候，一叨上就一根接一根。”胖嫌疑人答。

“到刘媛媛家的时候也叨着烟进去的？”齐孝石问。

“啊？”胖嫌疑人一愣，显然不明白齐孝石的用意。

“抽完了还把烟头捻灭在她卧室地上了？”齐孝石继续发问。

“我……不是，我没去过……”胖嫌疑人想辩解，却被齐孝石打断。

“然后又续了一根，接着跟刘媛媛谈，后来谈不拢了，你就把刚抽了半根的蓝钻芙蓉王丢在地上，然后把她按在床上掐住了她的脖子！”齐孝石突然提高了声音加快了语速。

“不是！不是我干的，你说得不对！”胖嫌疑人也大声地辩解。

“然后她就在床上挣扎，你就继续掐住刘媛媛的脖子，直到她窒息身亡！”齐孝石继续大声说，不顾对方辩解，“然后你又在卧室抽了一根烟才离开，离开时自作聪明地用她洗手间的毛巾擦掉了指纹，又拿走了掉在地上的烟头，是不

是？”齐孝石大声地质问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，那些烟头不是我抽的烟，我没有去过刘媛媛的家，我说过了，我说过了！”嫌疑人也变得疯狂起来，极力地否认。

“但你忘了！你忘了拿走最早扔到地上的那个烟头，那个被你无意间踢到床底下的烟头！你以为审你之前剪掉你的几根头发是给您理发吗？呵呵，公安局可没这个服务措施。你以为那个烟头上没有你的痕迹吗？听说过DNA鉴定吗？还用我说得再细点吗？你醒醒吧！”齐孝石猛地拍响了桌子。

胖嫌疑人一愣，脑袋里顿时响了一个炸雷。

书记员迅速地做着记录，心里对齐孝石暗挑大指，引而不发，这招用得真妙。

“为什么杀了她？说话！”齐孝石乘胜追击，一问到底。

“我……我能再抽根烟吗？”胖嫌疑人沉默了许久才挤出这么一句。

齐孝石心里暗笑，把一包中南海连打火机都给他扔了过去，“混合型，凑合抽！”

嫌疑人再没闲心跟他斗贫，默默地喷吐了一会儿，缓缓地回答：“因为她跟我要钱，说我不给钱，就要到公司和我家去闹，我不可能因为她和我妻子离婚，所以我就去和她谈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谈不拢，她就大喊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胖嫌疑人情绪失控，捂住脸哭了起来。

齐孝石摇摇头，“闲的！我说你就是闲的，没事干什么不好，包什么小三儿啊，没事抽什么烟不好，还非抽什么蓝钻啊！一个耍鸡贼，一个抖机灵，最后都没好下场。”

“是，我是闲的，真他妈闲的！”嫌疑人低下头，连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。

齐孝石看着对手的这个德行，终于撇着嘴笑了，那一脸褶子舒展开，比哭还难看。干了四十年的预审了，整天跟人说瞎话，有意思吗？齐孝石扪心自问。面前这个傻胖子怎能知道，那进来时剪头发，取什么DNA的都是假象，就凭B市现在的技术，还没达到几个小时出DNA鉴定的水平。但就因为他抽的烟特别，是别人不抽的芙蓉王蓝钻，所以才真的挖坑给自己埋了。这是典型的预审手段，无中生有。预审啊，有时就是拿所谓正义的谎言去击破恶意的谎言，计中计、骗中骗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没有人进了审讯室就束手就擒如实供述的，所以就只能用头脑、用语言当作武器，以高超的审讯方式去战胜犯罪嫌疑人的鬼蜮伎俩。齐孝石可从来没动手打过人，刑讯逼供、执法犯法的低级错误他才

不犯,这些年来他靠着过硬的审讯技巧创出了七小时的名号,也凭借着这三包烟、半杯酽茶、俩核桃在预审圈里占据了一席之地,成为了人所众知的名提。预审支队的几个年轻人曾经琢磨过他的这些道具,有点结巴的大学生小吕曾经振振有词地跟小哥几个讲,三包烟保持了齐孝石审讯时的基本烟量,特别是对抽烟的嫌疑人,这烟的诱惑很大,可以成为武器,适时地给对方烟抽,从心理学上讲可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、打开对方的心门。为了保持审讯的连续性,避免审讯情绪和压力的中断,齐孝石在审讯时基本不上厕所,这半杯酽茶保证了最基本饮水,同时能起到提神的作用。最后是俩核桃,也许这是吸引对方注意力的致命法宝,小吕观察过,齐孝石每当要转讯问方向的时候,都会先把核桃揉响。齐孝石听别人跟他说过小吕的论断,但没有表态,只是不屑地一笑了之。

4. 声东击西

那海涛那边也“见果儿”了,他没有遵循预审人员一对一询问的规定,破例让刘队把所有发案时间内单独行动的人聚集在一个屋子里,一起询问。

刘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弄不清那海涛这么自负的举动到底能不能对破案起到帮助。按说预审讲究的是单独询问,这样既可以保证嫌疑人之间不会串供,又能起到相互检举相互瓦解的作用。但他没有反驳,反而想检验一下那海涛这非常规工作的效果。那海涛是B市预审的“名提”(公安行话,著名提审),几年来连破大案,上升势头很猛,但这“名提”到底是真才实学还是徒有虚名,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,刘队拭目以待。

那海涛没穿制服,但说话办事一看就是警察。他属于挂相的预审员,眼神犀利、说话咄咄逼人,与人一照面就给对方下马威。

“各位请配合,都脱去上衣。”那海涛毋庸置疑地说。

在场的十几个民工面面相觑,都琢磨不出这个年轻警察的意图。

“脱,请大家配合一下。”那海涛继续要求。

民工们左顾右盼了一会儿,纷纷按照他的要求脱去上衣,一个个健壮的身体展现在面前。

那海涛走到人群中,仔细地观看。刘队用手托着下巴慢慢摸出了门道。面对这么多男人的身体,女技术显得有些拘束。这时,那海涛停在了一个年

轻民工身旁。

“后背怎么回事？”那海涛问。

年轻民工浑身一颤，低着头躲避那海涛的眼神，“后背……后背是我洗澡时挠的。”

“挠的？你现在挠给我看看？”那海涛说。

民工不知所措，按照那海涛的要求用手去挠，却总是挠不到那个位置。

“行了，别挠了，你够不着。”那海涛不屑地摇头。

“刘队，给他办个传唤手续。”那海涛指着那人说，年轻民工一下就急了，拨开众人冲着往敞开的窗户外面跳。没想到刚跳出去，就被埋伏好的刑警扑倒在地。

那海涛自信地笑着走到女技术身边，“你马上对死者指甲内的皮屑进行取样，对比一下与嫌疑人的DNA是否同一。”然后又回头对刘队说，“你可以向我们支队报这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手续了，现场突审就不用了，直接到看守所再说吧。”

“行，不愧是传说中的‘那三斧子’，预审名提，声东击西，一出马就破案，不佩服不行啊。”刘队点着头说。

“呵呵，侦查是预审的基础，我只不过是干了你们应该干的活儿。”那海涛哼了一声，转身走出了房间，噎得刘队哑口无言。

审讯室外，书记员整理好案卷走在齐孝石的身后。

“齐师傅，收我当徒弟吧。”书记员鼓起勇气说。

“什么？”齐孝石一愣，撇嘴一乐，“别，别，咱们是革命同志，别搞什么师傅徒弟的，咱相互学习，相互学习。”

“哎，齐师傅，真的，在咱们支队，我最佩服的人就是您，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，这说的就是您这样的老前辈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您就收了我吧。”书记员央求起来。

齐孝石最怕的就是年轻人跟他提这个，见不好拒绝，就索性板起了脸，“哎，别说了，我这人的毛病你不是不知道，不收徒弟。你要是问案子碰到什么硬茬过不去，我帮着出主意没问题，但当徒弟就算了，再说……”齐孝石停顿了一下，“我没几个月就退休了，也担不起这么大的责。”他特意补充道。

书记员还不死心，“齐师傅，是不是因为那队长的事你才不收徒弟啊？”

这话一出，可有点惹烦齐孝石了，他皱皱眉头，一脸褶子堆在了一起，“放屁，他与我有一毛钱关系吗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还翻扯！”齐孝石说着就背起手，快步走出预审区，留下书记员一人尴尬万分。

“哼，还不是因为那三斧子的事儿……”书记员早就听说过七小时和那三斧子之间的故事。

5. 昔日师徒

正经要说论师徒关系，那海涛才是齐孝石的徒弟。十多年前从警校毕业分配到预审科的时候，那海涛跟的师傅就是齐孝石。当时齐孝石才四十多岁，人比现在多少还胖点，脸上的褶子也没堆得那么邪乎。齐孝石还是预审科的副科长，与副科长龚培德是出了名的两个“预审名提”。B市上下的案子只要交给两人中的一个，就一准能查清事实、还原口供，颇有点卧龙凤雏得一人安天下的架势。

但虽然同为副科长和“名提”，两人的路子却截然不同，龚培德毕业于法律院校，工作严谨细致、一丝不苟，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案，对刑警、派出所送来的案子都十分苛责，遇到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坚决退回。名义上是保证法律的公正客观，而实际上却是为了保证他作为预审员的批捕率。搞预审的考核讲的就是批捕率，所谓批捕率就是在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之后，用相应证据到检察机关申请批准逮捕的成功几率，成功几率越大，就说明预审的工作越严谨，考评的分数就会越高。龚培德在预审科工作名列前茅正在于他几乎百分之百的批捕率。

而齐孝石则不同，他到预审科之前就干过不下三四个警种，派出所、刑警、经侦都曾经涉足，见多识广、经验丰富，是个典型的“社会工作者”，也深深理解基层警察办案的不易。所以就冲龚培德动不动退人家案子这点，齐孝石就看不上他。基层民警抓个嫌疑人多不容易啊，先不说抓捕过程的惊心动魄、刀尖上行走，就是常态性的“三班一倒”连轴转也让民警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，到头来人好不容易抓到了，初审口供一时下不来，到了预审就直接给退回去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！在公安的警种中，举个浅显的例子，预审工作就是做饭的厨师。如果将案子比作是一盘儿菜的话，刑侦、经侦、派出所等办案部门的工作就是备菜和切菜，而预审的工作则是拿起炒勺、精心烹制菜肴，最后端盘上桌。没